

美籍匈牙利作家
王若平译

彼得·潘



彼得·潘

[英] 詹姆斯·马修·巴利著
王若云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潘 / (英) 詹姆斯·马修·巴利
(James Matthew Barrie) 著 ; 王若云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Peter Pan
ISBN 978-7-5404-8551-1

I. ①彼… II. ①詹… ②王… III. ①童话—英国—近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665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彼得·潘

BIDE PAN

作 者：[英] 詹姆斯·马修·巴利
译 者：王若云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刘诗哲
出品公司：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人：邓理
策划编辑：谌俊
营销编辑：吕天旗
封面设计：罗静颖
版式设计：杨晓宇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25mm×185mm 1/32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551-1
定 价：39.80元

第七章 地下的家

109

第八章 人鱼的环礁湖

141

第九章 永无鸟

159

第十章 快乐之家

148

第十一章 温蒂的故事

174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120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034

第二章 影子

第三章 走吧，走吧！

第四章 飞行

058

018

第五章 永无岛成真

第六章 小房子

092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小仙子吗？

182

209

第十五章 决一死战

242

第十四章 海盗船

196

第十六章 回家

226

第十七章 溫蒂長大了

译后记：翻译一本长大的字典

262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他。

孩子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终将长大，而温蒂是这样明白的：那是她两岁时的一天，她在花园里玩，摘下一朵花跑向了她的妈妈。我想她看起来一定可爱极了，因为达尔太太捂住心口喟叹：“要是你一直都像现在这样，该有多好呀。”那天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可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温蒂知道了她是一定会长大的。两岁以后，人们往往就明白了这一点。两岁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起点。

达林一家住在这条街的 14 号^①。温蒂出生前，达林太太还一直是家里的中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有一颗浪漫的心和一张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和些许嘲弄的嘴。她的心思就像来自神秘东方的小盒子一样，一个套一个，层层叠叠，叫人无法捉摸。她的唇边总是挂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吻，这个吻明明就在她的右嘴角上，温蒂却无法得到它。

达林先生是怎么得到他的心上人的呢？那时的达林太太还很年轻，不少绅士倾慕着她，纷纷登门造访，向她求婚，达林先生却没有这么做。他驾驶着一辆马车，抢在所有人前头，载着达林太太飞快地跑了，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她。他几乎得到了她的全部，除了她心底的小盒子，还有那个若即若离的吻。他对达林太太心里的秘密一无所知，渐渐地，他也就放弃了那个吻。温蒂曾想，拿破仑或许能得到它，但我只能想到拿破仑碰壁后，怒气冲冲摔门而出的画面。

达林先生曾向温蒂夸耀，她的妈妈爱他敬他，因为他是搞懂了股票和股息的明白人之一。当然了，没人能真的彻底弄懂

^① 14 号：达林一家的门牌号。

这些，但他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达林先生每当遇上有关于股票的问题，便滔滔不绝，他坚信这能为他赢得女士们的崇拜。

达林太太结婚时，穿着一袭白色婚纱。起初的日子里，她恪尽职守地记着账，甚至对此有些欢欣雀跃，因为这被她当成了一个游戏，可这种兴奋在她漏记一颗甘蓝的价钱后，就逐渐淡去了。到后来整棵花椰菜的价钱都被她漏记了，账本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面孔的小婴儿的涂鸦画。在本该算账的时候，她画上了它们——这些画是达林太太对将来的遐想。

温蒂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然后是约翰，再后来是迈克尔。

温蒂出生后的一两周里，达林夫妇苦恼了好一阵子，他们不知道能否养活她，毕竟家里忽然多出了一张嘴。达林先生真心实意地为刚生下宝宝的妻子感到骄傲，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这个现实的问题。达林太太哀切地看着他时，他坐在床沿边，握着她的手给她清点每笔开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达林太太都想要冒这个险，但这不是达林先生的处事方式。这些问题他得用纸和笔来解决，但凡达林太太提出什么建议干扰到了他，他就得重新来过。

“现在开始，别打断我。”他恳切地说。

“我这有一镑十七先令^②，办公室有两先令六便士^③，我可以省下在办公室喝咖啡的那部分开支——十先令，那就有两镑九先令六便士，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就是三镑九先令七便士，我的存折本上还有五镑整，一共是八镑九先令七便士——谁在那儿？——八镑九先令七便士，小数点在七前面——别说话，亲爱的——再算上你借给那个找上门来的男人的一镑钱——安静，宝贝儿——小数点在宝贝儿前面……看吧，让你别说话了！我刚刚是算到了九镑九先令七便士吗？对，是这个数。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用这些钱过一整年？”

“当然可以了，乔治！”达林太太喊了起来。她显然偏爱着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儿，但现在，达林先生已经占据了家里的主导地位。

“还有腮腺炎疫苗。”达林先生毫不留情地提醒她，随即开始了新一轮的絮絮叨叨，“腮腺炎疫苗得花上一镑，我先这

^② 先令：英国的货币单位，在1971年被废除，二十先令为一镑。

^③ 便士：英国的货币单位，十二便士为一先令。

么记下，但我敢说起码要多花三十先令——别说话——麻疹疫苗得花一镑五先令，德国麻疹疫苗的话是半个几尼^④，这就是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手指别乱动——百日咳疫苗，算十五先令。”就像这样，达林先生拨着他的小算盘，每次得到的结果总有所出入。好在最后，温蒂还是顺利降生了——达林先生把腮腺炎疫苗的价格缩减到十二先令六便士，至于那两种麻疹，他也干脆在计划里将它们用一种疫苗解决了。

约翰到来时，达林夫妇再一次陷入了不安，接着迈克尔出生，两人的手头便更加拮据。不过一切都还是顺利解决了，很快，人们便看见达林家的三个孩子排着队，在保姆的陪伴下，一块儿去芙尔森小姐的幼儿园上学了。

达林太太总觉得，日子过得去就行，达林先生则誓要在邻居里面争个高低，所以，别人都有的保姆，他们也得有一个。但他们太穷了，让孩子们喝上牛奶已属勉强，所以他们的保姆是一只端庄的纽芬兰大狗，名叫娜娜，在达林夫妇雇用她之前，

^④ 几尼：英国的货币单位，一几尼为二十一先令。

她并没有固定的主人。娜娜一直将孩子们看得很重，达林夫妇在肯辛顿公园认识了她，在那儿，娜娜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偷看婴儿车里的小宝宝上，粗心大意的保姆们对她深恶痛绝，因为娜娜会跟着她们回家，然后向她们的主人告状。由此看来，娜娜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保姆。她将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到了夜里，任凭谁发出一丁点儿啼哭，她都会一跃而起。当然了，她的狗屋就安在婴儿房里。甚至在判断孩子们的感冒到底是无须在意的小事还是得接受治疗上，娜娜也是天赋异禀。她始终相信大黄叶之类的旧偏方，对细菌这个复杂的新名词不免嗤之以鼻。看娜娜护送孩子们上学，就像观摩一堂礼仪课，他们表现好时，娜娜镇定自若地走在他们旁边，当他们偏离轨道，娜娜就会用头将他们顶回到正确的“航线”上。约翰踢足球的日子里，她从没忘记过带上他的运动衣。为了以防万一，她还常在嘴里叼一把雨伞。芙尔森小姐的幼儿园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房间，保姆们可以在那里等候孩子们放学。当她们坐在长椅上，娜娜就卧在地板上，这是娜娜和其他保姆之间唯一的差别。那些保姆对娜娜持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对她们来说，娜娜的社会地位更低，而娜娜也同样不屑她们的窃窃私语。她厌恶

达林夫人的朋友造访育儿房，但如果她们真的来了，她就会先快速扯掉迈克尔的围嘴再换上一个有蓝色花边的，接着帮温蒂整理好衣服，还不忘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

再没有哪个育儿房能像娜娜打理出来的这样井井有条，达林先生也很清楚这一点，尽管他一想到邻居们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他的，就有些心神不宁。

在这个城市里，达林先生想要占得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娜娜也使达林先生感到困扰，因为他有时会觉得娜娜对他不恭。“乔治，娜娜很尊重你。”达林太太向他担保，此外，她还会示意孩子们对他们的爸爸更友好一些。之后，他们就快乐地跳起了舞，有时他们唯一的仆人丽莎也被允许加入进来。她的长裙和女仆帽让她看起来越发矮小，尽管被雇用时她发誓自己已经满了十岁。这种时候，他们便快活极了！而里面最开心的那个，要属达林太太，她肆无忌惮地踮着脚旋转，所有人都能看见她唇角上的那个吻，如果这时候扑上去，也许你就能得到它。在彼得·潘到来以前，再没有哪个家庭比他们更单纯快乐。

达林太太初次听到彼得的名字，是在她整理孩子们各种奇

奇怪怪的念头的时候。当深夜降临，孩子们进入梦乡，一个好妈妈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她们认真检查孩子们的每个想法，重新归位错乱的思绪，理清白天发生的琐事，好迎来第二天崭新的黎明。如果你能在这种时候保持清醒（当然，你多半做不到），你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妈妈也和达尔太太一样，观察这个时候的她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她们看起来就像是在整理不同的抽屉，跪在地上，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你的表情，好奇你到底是从哪里捡来了这样东西丢进你的小脑袋里，她们发现，那些东西有的可爱，有的则不。她们用脸颊紧紧贴着那些可爱的想法，就像贴着一只柔软的猫咪，同时她们将那些不够可爱的想法迅速收好，不让它们再从你的小脑袋里偷跑出来。你在清晨醒来，头一晚入睡前那些调皮捣蛋的念头，已经被她们折得很小很小，藏进了脑海深处，而最上面的那些美好品质，在风中敞亮地摇曳着，等着你整装出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谁的思想地图。医生们有时会画下你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些个人地图看起来往往有趣极了，但如果强行让他们画下一个孩子的小脑瓜里的样子，那些图形不单单会令人困惑，还会一刻不停地打着转。上头拐来拐去的线条，

就像体温卡上的曲线图，而这些或许代表着某个岛屿上纷杂的小路——永无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岛。在那里，四处分布着夺目的绚丽色彩，珊瑚礁探出海面，海上漂着轻盈的小船，岛上有野蛮人，有擅长缝缝补补的土地精灵，也有荒凉的巢穴，河水从中奔流而过，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也有摇摇欲坠的小屋，还有一个长着鹰钩鼻的小老太婆。如果仅仅是这些，这张地图倒不怎么复杂，可地图上也藏着孩子们在学校度过的第一天、宗教、神父、圆形水池、缝纫、谋杀、绞刑、动词短语、分发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穿背带裤、数到九十九、自己拔牙奖励三便士……不胜枚举。这些要么是岛屿的一部分，要么就在另一张地图上，它们不但复杂，还瞬息万变。

每个孩子的永无岛都不大一样。比如约翰的永无岛，上面有一片礁湖，许多火烈鸟掠过湖面，他正在把箭射向它们。而小不点迈克尔的岛上，却是许多片礁湖从一只火烈鸟的上空飞过。约翰的住所是一条倒扣在沙地上的船，迈克尔住进了印第安人的棚屋，而温蒂住在一个用树叶巧妙缝成的房子里。在那个岛上，约翰没有朋友，迈克尔一到晚上就会拥有许多朋友，而温蒂有一只宠物，是一头被遗弃的小狼。但总的来说，他们

的岛上都有着一个成员相近的家，如果这些家庭成员站成一排，你会发现他们的五官颇为相似。在那梦幻的海滨，孩子们永远在将小船拖上岸去。我们也都曾到过永无岛，甚至现在，我们还能听见从那里传来的浪涛声，只是我们再也无法停靠。

这些形形色色、令人愉快的小岛中，永无岛最为舒适也最为紧凑，它不算大，也不显得杂乱无章。从一段奇遇到下一段奇遇，总隔着些距离，但也恰到好处。当你白天在岛上用凳子和桌布玩耍时，你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害怕，但就在睡前两分钟，这一切会突然变得格外真实。这也是为什么，永无岛会在晚上亮起灯盏。

在达林太太探索孩子们心思的旅程里，她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她不明白的东西，其中最令她费解的就是“彼得”这个名字。她认识的人里没人叫彼得，可约翰和迈克尔的小脑袋里充斥着这个名字，而在温蒂的心里，她将这个名字涂得到处都是，一众词里，这个名字最为醒目，当达林太太盯着它看时，她感觉这个名字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傲气。

“没错，彼得的确是个骄傲的男孩。”达林太太问及此事时，温蒂遗憾地回答她。